

景明刻本夷門廣牘

三四

02 板 魚

081.3

128

:53

梅塢貽瓊卷之四

新安江顯節子建校編

五言古詩

同郡曹濬川懋官

學博

弱齡負雅操高世寡俗情結廬遠囂境而無塵
網嬰瀟然丈室中自謂無懷民靈素有真契書
史日討論先秦稟令軌正始嗣希聲腐鼠焉足
嗜逸鴻何冥冥庶畢向平願且甘原憲貧曰余
甚寡昧世慮徒營營林泉雖雅好中路多榛荆

願君三徑開時時挹清塵閒雲日來往千載具
賞音

同郡嚴少渠從節 太學

深中安可測好學豈爲拘若非體純素胡能窺
其壑獨蘊冰霜質宜從歲寒舒貞姿占先春暗
香襲人裾懷珠兼韞玉俊民盡無如一字悟秘
法五言揚妙詞凌厲翰墨志擅巧在臨池厭作
羅浮夢不樂庾嶺嬉樛留漢宮月笛引燕塞思
披覩聊偃仰此意知者誰紛吾華屋士孰不惠

前綏

彭冲溪

贈逸之高隱城南別墅

暫屏塵喧跡湖南小結廬繁梅幽傍谷踈柳半
垂渠彷彿陶潛徑依稀蔣詡居雲霞春色暎蘿
薜夏陰舒屢習嵇康懶常臨逸少書庭留佐舞
鶴池蓄樂遊魚客有携樽酒門無結駟車琴將
流水奏圍樂帶經鋤爾擅終成鵠余生本類樗
獨立皋長望臨風思有餘

海鹽李通江

貽周君逸之

眷焉丘壑姿美彼耽幽谷澄心游秣林肆力窮
仙籙性癖爰栖霞居幽藉脩竹把釣垂清流長
歌欣濯足寄言賞心人歲晚同茲卜雞黍欲爲
期歡談偕信宿澹漠思逾玄貞素情更朴汶陽
種瓜田谷水藏書屋百年梅花墟頽以保勗

吳門黃

嘉芳

太學

茗水寄芳躅高名世共知詠花常對客工草每

臨池十體名金錯千言播藻詞六書窮上古三
昧擅今時雪調和雲奏星文與露垂楷模何得
爾神化故如斯曾訪王猷棹因探揚子竒猶能
繪山水紈素墨淋漓

鄭翰卿

過訪周逸之間雲館

東吳好奇客結屋枕水湄黃茆覆其頂木槿編
成籬藤蘿掛古木翠篠繞清池曲徑翳松栢空
庭五色芝梅花欺白雪楊柳饒青枝麇鹿堦前

卧猿猿牕外窺日契烟霞裏豈受利祿羈境如
蓬島蹟人似上皇時數畝石田秫饗殮喜不虧
興至題奇句揮毫灑隄麋間來臨磯石清溪下
釣絲鷗鷺任去住機忘何足疑銀蟾明綠牖金
鯽躍碧漪我亦山林叟扶藜訪所居促膝話今
古歡然命酒卮呼兒貫白酒帶露烹青葵醉去
忘去住衷情動我悲追蹤巢許跡欲與古人期
意氣得相似聊爲賦新詩察君言與行堪爲來
者師

新安汪漢陽顯節 山人

樵李有佳士結廬遠市氛種梅五百樹繞屋香
氤氳揮金緣結客讀書不求聞閒臨右軍帖時
勒左氏文席門日晏如車馬何紛紛能令紙價
貴問字載酒勤高歌得肆志醉卧蒼苔雲嗟哉
冥鵠心矯矯不可群

七言古詩

張樵溪

郊墟渺渺隔叢塵萬樹梅花結隱淪卓絕林逋

能曠世風流何遜亦超倫歲寒獨秀冰爲格松
栢相依玉作神不特幽姿矜太潔還將琪蕊占
先春月明清夜羅浮夢雪滿空山高士隣憑閣
欲要裁賦客扣門常許折枝人清芬併向琴中
度逸調還從笛裏新却異桃源避秦代招尋宛
是剡溪濱

興國吳川樓國倫

道人俠氣復寡欲結屋幽栖綠水曲門栽五柳
翠如金繞砌梅花白似玉溪深樹
鳥啼徑

靜門幽自屏俗莓苔一片碧成茵不許庸夫過
雙足修翎孤鶴踏松枝豐草萋萋羨眠鹿愛君
寂寂隱郊墟紫籜爲冠薜爲服身如出岫白雲
閒心似明蟾萬事燭焚香石鼎裊淡烟拂几時
翻秋水讀漁郎樵子扣荆扉竹爐松火茶初熟
雄談窓下吐清芬頃尔塵累皆驅逐主翁愛客
開野筵盤盈白韭盃傾綠翠竹猗猗檻畔陰瓊
葩灼灼窓邊馥半酣歌曲不成腔得興尊前更
開局錢陽斜照碧山隈啾啾柳外蟬聲促今宵

不盡主人情餘歡還待花前續君不見長安紅
塵汚車軸人生如夢空碌碌

五言絕

彭冲溪

題逸之閒雲館五首

出入青山岫無心任往還不逐風和雨終朝伴
客閒

其二

高館枕清瀆村悠絕世氛撫松吟短句來往只

閒雲

其三

徑僻草堂低
堦前芝草萋
人間無箇事
日共白雲棲

其四

漠漠白雲飛
山居傍翠微
烟中五松樹
石上九霞衣

其二

巖岬雲去住
未及主人閒
終日看雲卧
藤蘿滿

竹關

張樵谿

題梅壑周君閒雲館

無心出巖岫有意傍山扉
漠漠天空影時映山人衣

皇甫百泉

梅壑雜詠

性癖耽幽隱梅花結作隣
孤山存潔志奕世揖清塵

其二

一息梅花下臨軒宿酒醒
科頭日無事滌硯寫
黃庭

其三

夢破羅浮月詩成灞岍春
自謝塵中事堪稱物
外人

其四

竹霧侵書榻
梨雲入研池
幽人高卧處
月落似
催詩

其五

溪上玩烟霞
林間攬物華
悠然成獨卧
杯酒足生涯

其六

玉笛聲中雪
羅浮夢裏春
何郎從去後
雅調許誰論

其七

昨夜對梅花
花開雪未歇
今宵重把酒
獨看梅花月

六言絕

李九疑

題閒雲館壁二首

地暖時時花草門
幽處處處松蘿玉
篆神仙留訣
雲莊天子披圖

其二

點點花隨流水雙
雙鳥落平蕪人
間別有天地
世外悠然丈夫

智瑩 方外

背郭數椽茅屋臨溪幾樹梅花莫是林逋猶在
周顥別有山家

鄭翰卿

過梅墟閒雲館梅墟種梅數百株花時獨
酌對萬玉參差異香襲襲侵人衣袂其
羅浮羽化之思乎

放鶴仙歸度嶺騎驢人在灞橋風裏暗香襲襲
月中踈影蕭蕭

其二

世事不如夢短生涯長與雲閒一枝梅花濁酒
幾箇漁人往還

七言絕

茂苑文文水嘉

學博

梅墟詩為逸之周君賦

疎枝冷蕊散寒香萬樹參差暎草堂
往日林逋擅清勝近來風韻屬周郎

其二

梅花墟上雪模糊掩映周郎白玉膚
若到梅花

寂深處令人詩思繞西湖

皇甫百泉

逸之持所臨黃庭經求跋王京兆鳳洲無
謁曇陽仙館候予木鷄軒賦此為贈

周郎東去訪王喬祇謁曇陽躡九霄莫道舟輕
無長物籠鴛寶帖逐江潮

彭冲溪

送逸之持黃庭經乞王元美品鑒兼謁曇

陽館二絕

曇陽仙館水雲間中有王喬擅小山扁舟東下
尋真去應是桃花洞口還

其二

榻就黃庭是右軍從來墨妙五湖聞持將虞監
千金賞不負青山舊白雲

婺州吳玄鐵孺子 山人

好佛周顒早罷官無管心在上皇看太虛高處
梅花底盡日焚香嬾著冠

長洲張陵虛鳳翼 孝廉

林中習靜演三車象外逃禪駐物華想得蒲團
跌坐穩墟梅開處即天花

同郡范鏡川之箴

廉憲

梅墟詩贈逸之周君

聞說梅花玉不如春風吹爾遍郊墟怪來騎鶴
揚州客能寫籠鴛道士書

上海俞識軒顯卿

比部

古人手墨愈久愈湮雖一一爲好事所藏
終亦漸滅良可嘆也梅墟道人性嗜古

力學二十年見寶翰流傳人世者輒爲
臨池豈惟色肖直得骨髓真赤縣中大
竒士也嗟嗟鳥跡蟲魚遂聖心印假令
魯公不畱長夜漫漫矣萬曆庚寅秋暮
遇道人于周公瑕齋頭獲觀其墨刻數
種贈以短章而爲之記

五花千古文卿筆一入侯門禍似秦却有良工
心獨苦頃令金匱起精神

長洲張壺梁獻翼

大學

梅墟詩贈周逸之

冰霜爲韻雪爲姿獨卧芳墟夢斷時莫道花開
全犯臘春風先到故年枝

吳少君

別梅顛道人

庭柯何事報秋聲江上迢迢幾日程我去你留
俱寂寞月明他夜最關情

皇甫百泉

寄題逸之閒雲館二絕

終日雲生片片閒直從山頂看雲還薜衣袖得
雲歸去半剩白雲猶在山

其二

北窓高卧苦吟詩正是窓前雲起時
總爲此心無一事詩成只與白雲期

松窩子

白岳山逢梅顛道人賦此以別

白雲斜壓石門低小結松窩鶴並栖
今日相逢已相約爲君先製薜蘿衣

百瓢道人

白岳山賦別梅顛道人

一笑知君是道流
貪看山水得淹留
身閒若辦歸山計
認取桃花野渡頭

陶若水

看周梅壚壁上劍

千將出匣射寒光
不惜千金着寶妝
今日對君無限事
十年恩怨未曾償

吳玄鐵

寄逸之周君二絕

周郎爲我舊曾過藥石驚心注意多今日偏能
親莫逆新詩每每及漁簑

其二

秋雨沉沉損客心故人多在夢中尋一為別去
芙蓉好知有香醪何處斟

徐春門

昨過梅墟出二翰墨皆吳下名家所詠梅
墟或題閒雲館及諸跋語披覽如群玉

在耳欲假以歸而周君寶惜不能移片
時之好以故夢想於梅花間雲館之間
余不覺神怡心曠朗然長嘯口占四絕
以寄云

梅花開處玉爲林先報江南第一春
夢入羅浮塵世外覺來天地幾閒人

其二

莫咲周郎逸思多青山影裡着漁簑
一聲長笛梅花調萬頃滄江月滿波

其三

閒雲虛館傍林隈
幾樹梅花帶雪開
中有高人長嘯起
夜深江鶴忽飛來

其四

萬竿碧玉翳林塘
一徑清陰帶雨涼
咲殺薇之無一語
籃輿直造興猶狂

平野

題梅墟別業五首

買斷南林十畝餘
半栽脩竹半梅花
月明彷彿

瀟湘夜疑是羅浮仙子家

其二

竹林茅屋繞溪流風月樽前樂事幽
一夜梅花滿林發幾回清夢入滄洲

其三

白苧村居烟雨濛嘯歌長傍白雲中
子雲未就長楊賦歲月徒令嘆轉蓬

其四

處士茅堂傍水開花香竹色繞亭臺
閒來不厭

尋幽客野外惟餘濁酒杯

其五

倒著山公白接羅興來花下復題詩陶然一醉
鴛湖曲不覺西林月墮時

徐潤鄉

寄梅墟周君一絕

擬欲從君作勝遊何堪寂寞赴長洲蓬窓一夜
蕭蕭雨爭是巢由卧一丘

庾山

梅墟先生以詩見訪奉酬原韻二絕

青藜谷口度筇音帶得閒雲入竹林今日見君
丘壑相玄言深慰十年心

其二

蒲寺秋風葉墮階忽聞高士過僧齋携來白雪
憐同調看去青山見遠懷

鄭翰卿

梅墟先生結茅白苧村春日過閒雲題一

絕於館壁

謝豹啼春春未歸南湖白苧不勝衣山人二月
渾無事認得前年燕子歸

靈鷲山樵陶冶

山中寄懷周逸之社丈

青山舊社久寒盟此夜懷君奏玉笙恍惚步虛
明月裏翻然夢入五重城

梅塢貽瓊卷之五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傳

同郡包瑞溪種芳

學憲

梅顛道人小傳

東吳周君逸之名履靖逸之其字也別號梅墟
又號梅顛謂其性嗜梅故云少良家子也其先
大人督以博士業癯瘠不勝歷辛苦乃棄去先
大人沒遂繼家聲然不事家人生理時時靜坐

耽養生家談其所與往來皆羽衣蹠躡所謂遊
方以外者也其太夫人輒挽袖詈曰何物兒作
何狀輒謝曰兒性樂此不爲疲也一時販徒俚
子皆咄咄少周君而有識者靡不謂周君身游
塵中作塵外想亦江南蘆葦中一竒品也且性
好藏書每每留意古跡館名間雲其所朝夕居
也左列諸品丹經及諸子史右列鼎彝古墨及
晉梁隱君子畫像其時時所披咏者則陶柳諸
詩也其後年益壯其所交游益廣乃益薄家務

蛻志翰墨者幾二十年遂窮晉楷之妙乃時時揮灑其古篆隸行草種種造妙暇則刺小舫弄水月令二童子歌招鶴之章已而撫梅笛音律清徹東郊牧外名曰苧鄉地僻多梅曰號梅里徃徃為君所浪跡故又為梅里散樵其里人聽笛聲輒歡呼曰梅先生船至矣君復嗜飲飲不過數卮醉則揮筆成懷隱懷仙數十言或成竹木怪石一幅謂不過寫胷中逸趣耳不數數也予得覲顏色者已有年後相得益驩乃始櫛沐

借矣予苦謂三日不見周君肺腑中不覺為塵
氛所障對鏡面目亦可憎也君輒謂予曰人生
世間朝菌蟪蛄耳會將誅茅山側了三生事今
特毋夫人在帷不得旦夕離膝下為無方之遊
也予且老閱人多矣海內若周君者不可十計
江南若周君者不可以枚計吾吳固周君作俑
而難乎續貂矣予為之傳俾後有太史氏續逸
民傳庶幾脩考訂而不落莫也

劉羅陽

貧士傳

周履靖字逸之樵李人博雅獨行君子也平生嗜梅遶屋種之故號梅顛道人日弄金石圖史秦漢而下勿論傍及導引方書及稗官故實無不畋漁其間詩名噪海內勝流莫不願借交之與人處坦中直腸有古人風遇事則負氣任俠能振人之急濟人之疾邑嘗有重役氓不勝楚履靖破產脫之郡父老數十萬爭爲尸祝所居蓬樞甕牖清風穆如見者自獲清涼人或勸之

治生履靖曰如彼深林則繳其弩如彼重淵則
張其罟穰穰熙熙利則狗矣彼魚彼鳥羅其迤
矣嗟嗟咄咄世重夔龍山珍豕鹿樂以爲期富
貴何足識者謂西浙有兩梅高士前梅道人後
梅顛

贊曰

嘉禾名德 饗餐弗給 圖史是娛
硯畊而食 梅墟簇簇 南湖悠悠
矯哉周君 高風誰傳

記

屠赤水

梅花菴記

就李周徵君逸之醇朴清真雅有幽人之志屏
居郊落有屋數椽生平慕孤山處士風格統宅
種梅數百本冬春之交著花甚盛清芬撲人殘
雪在稍寒月掩映恍若百千瑤姬素女垂織阿
曳玉珮乘鸞控鶴遊翔太空逸之披毫策蹇歌
嘯花下不啻在灞橋尋詩怡然樂也宅有一軒

頽曰閒雲館左圖右史茗碗薰爐雜貯犧尊寶
鼎雲壘龍蛩諸古玩性好臨書哦句晴牕拂几
研討解忘其饑疲尤精蒼頡史籀李斯古篆八
分靡不體法合裁盡變諸化古顧虎頭張僧繇
闡立本吳道子李龍眠諸繪佛像仙蹟志爲摹
榻入石采擷諸名家贊偈以垂不朽而遍交吳
越高人文士相與參考訂正出皇甫司勳門司
勳亟賞謂周生今之蔡中郎孟襄陽也世人好
嗜膏薌競逐錢刀若蠅附鮮若蠹蛀木斃而後

已逸之於世人口嗜不嗜世人口馳不馳冲然
漠然而獨耽文好古習爲清癖千載而下想見
逸之標韻何止丹霞飛瀑脩脩泠泠道滯消鄙
祛塵剗囂風斯遠矣雖然以物清心猶屬有待
有無待者濁緣亦剗清緣亦剗不以物溷不以
蕩潔方且盡空山河大地而立乎垓北翔乎寥
廓夫是之謂至人逸之寧有意乎余且與逸之
掀翻而出而神動天俱氣爲之毋颺爲之輪囷
眇疇昔之所耽耽者又悉土苴也已屠隆緯真

父記

巖紹峯

梅塘書屋記

去樵李郭東南遵湖而行五里許曰白亭鄉又南爲桃花里東數百武竹石若障巨湖沆漭不見水端地僻多梅人稱爲梅里云梅里南面雙峽摩天雖遠隔數十里外蒼翠接於林麓豁流環紆路弦而稍隳壤與洲並膏腴可耕連漪可釣邑人周逸之別業在焉廣藝花卉土宜梅而

種梅三之一逸之構數椽爲書屋列槿爲墉編
竹爲屏繞垣皆梅軒榭芷其所縈啓窓眺矚湖
峽之勝雖不盡歸之周然亦得之過半矣屋中
之藏緗帙滿架百千卷晉唐宋元法帖墨跡叅
之左圖右琴逸之少業儒不喜章句促媷棄去
而居常以吟哦摹寫繪畫自娛時時蕩小舸或
憩書屋中舉大白獨飲酣歌人且目之爲狂生
弗顧也方雪晴月白梅始著花有客乘興至者
于時東風飴蕩清晝遲遲散趾晤言花氣襲袂

撫柯盤桓流光常在香雪之上逸之乃爲命酒
奏高山之調倣雲林之筆助發其趣駢暢歡洽
不知斜陽在樹壁月當戶也客善詩者匡坐瓊
瑜分韻刻燭或拔篲燃爐或淪雪烹茗未有不
得意去也一日逸之請爲書屋記無壹子曰君
知乎江南先暖梅常侵牖陰巖背日梅易先春
不可槩而相量苟調劑爲羨望之而止渴於世
皆有裨焉者若祇玩芳美流連散漫於景色間
是發羅浮之夢耳子知此以居書屋閤然藏用

爲而不滓將兀然幽栖而名益彰矣夫逸之吾
嘉之儒隱也人言逸之乃公瑾之後多風流文
雅非閭巷碌碌者比安知梅墟非魯連之蹈東
海乎

新安王士岳寅

梅墟記

去南湖數里有梅數百株蔥鬱而成林者爲梅
里里中亭亭紆紆襍松蘿以爲門者梅顛道人
居也道人性迂利祿不罣其心而顯榮不入其

志其所深嗜好者唯梅常爲余言梅有四德抗
歲寒以明節先百卉以言勇發如玉之芳姿敦
五味之和始嗟嗟小草榮矣誰知遠志陵茗茂
矣孰問潛穎以余于世其爲偃草乎其爲長蓬
乎其爲帝庭之華乎其爲首山之薇乎其趨趨
蹒蹒爲屈軼之指乎其容容與與若五柳之淹
乎吾知三加之袞不如荷芰之衣五玉之衝不
如蕙蘭之珮公休矣請從余梅居可乎時落英
如霰若與梅墟共笑余者因爲懽然記之

序

同郡馮具區夢禎

翰林

石刻大士三十二相

宋時大老學佛率得其精邃如李漢老晁補之
張文潛輩語言文字超脫解悟至今朗人心目
不特張無盡蘓和仲黃涪翁而已龍眠居士於
是五六公者往還無間獨以善畫名藉一時其
所得於薰蒸漸染量亦不淺故其所作佛家諸
像皆極玄重妙與吳道玄頡頏世傳其長帶觀

音卧石觀音以爲出奇炫異驚世駭俗而不失
勝絕處今觀此卷精勁圓細意贍態工後人能
如此作法者甚少卷凡三十二幅幅各有贊贊
語開霽超豁展轉有味云是了菴衲子所爲然
其下筆有文墨矩度又駸駸如少年使才者恐
亦吾儒之精佛如張晁蘓黃者寓意耳其是否
吾不可辨也一日逸之周君持以謁余兼欲勒
之石余素不習畫而好觀佛子書知菩薩三十
二應者爲其圓通顯現如鏡鏡交輝光景互徹

故以一悲深願遍入諸界與彼知識體貌無貳
今作雖變沒不常不出金珠瓔鬘楊枝水鉢間
固伯時之三十二應而非菩薩之三十二應也
又伯時以纖毫輕素而逸之畫易以銳鐵堅珉
雖眉髮宛然無爽亦逸之之三十二應而非伯
時之三十二應也雖然各各心中具一無相觀
音應應不著恐雖有伯時長帶卧石之絕技與
逸之精專刻畫之念亦當唐捐矣憾不以此語
問之宋時諸老

賦

閒雲館賦

茅鹿門

梅墟道人自嘉禾而來造於鹿門山人曰蓋聞
地以人勝美以言傳黃叔度校書天祿閣裴晉
公歸來綠野堂京湖耀於光祿之宴沔波著於
郎官之題鏡水鑑於賀監之隱洞庭播於孟客
之詞墨卿之所濡灑文匠之所採摛足以弘獎
風流澡滌幽姿增恢名勝標示來茲若閒雲館

者則大壯以弘義乃取乎上棟下宇法三才而
樹本故使之下方上圓懼窒閉之傷順則以之
四洞八達惡巧麗之奢靡斯尚夫樸素渾堅孤
立乎曠濶之囿俯瞰乎蕙綵之阡而乃藻棠棣
以爲梁粦紫荊以爲墻雜之以蘭夷椒桂繪之
以玉碧文章苞忠厚以爲基準虛明而開窓仰
穹隆而體健俛靜直而效方遵扁啓於昕夕式
向背於陰陽雍雍乎熙熙乎亦嘉禾之鉅竒也
而俛首巢由東連黃浦西接江干南極海寧北

通巨浸豈惟東南之絕勝抑亦梅墟道人之傑
作也梅墟道人博文約理善人也信人也賦性
爽朗個儻尤樂施與人皆敬慕之鹿門山人喜
而不寐盱衡而視據案而思目無轉盼手不停
披斯館之幽閒如雲之無定聯坤絡而無垠涵
元氣而凜清實造化之至神坤漠而無朕簌盪
日月吐納星辰嗟喻天地齟齬軋坤接大行之
瀆漾括楚尾之齋淪譎光幻於秋夏瓌色變於
冬春精神和煦蘭氣生馨然後居者無

白

壁之患行者無巫峽丹砂之虞立有忘憂之善
地坐有清閒之虛館無拘無束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行立坐卧徜徉於其間歌舞跳躍放
浪於此中止蘅杜之端倪製芰荷之裳衣割鮮
新以爲繪掇菰米以爲糧濡彩毫於秘閣吹玉
笛於芸房鼓琴而狎傲吏作賦而輕侯王於是
居爭燕息滌慮凝神既靜事以爲形又齋心而
絕慮却紛華而弗陳甘淡泊而無違冲然與和
游湛兮以道合真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

之態度白雪以方絮視冠冕爲土苴風情張日
霜氣橫秋譚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學孔
孟之文章宗李杜之詩詞務光何足比涓子不
能儔仰高風於東海馳妙譽於西浙使榻因徐
榻而增色山以巖陵而流芳館與梅墟而共傳
名垂宇宙而不朽豈特養生而善身是皆有以
壯天地而光日月者哉梅墟道人鞅然而喜拱
手起曰先生之言博而深典而都予末小子愧
不敢當於是相與觴於白華樓之上酒酣致謝

文於囊解維而去

梅塢貽瓊卷之六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跋

黃庭經跋

文文水

右軍黃庭世已不可得見惟秘閣刻本爲最予
嘗摹刻之於停雲帖中以惠後學今周君逸之
乃用晉法重書一過度越近哲而直追古人晉
代風軌日暮遇之矣辛巳四月携過吳中命予

題其後因爲書此茂苑文嘉識

皇甫百泉

字法惟晉多名家至右軍爲妙絕矣小楷如黃庭稍大如蘭亭世人臨之莫能髣髴也周子逸之兼二帖得其骨髓豈叔傲復生者也萬曆辛巳首夏朔司勳氏皇甫沆跋

王鳳洲

黃庭內外二景經皆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岳魏夫人者夫人既上昇而復以興寧二年降授揚

司命當未化前業已漏之世故右軍得一書之
黃長睿乃據此公厭代之歲在興寧前而駁以
爲贗殆非通人論也第外景以此公墨妙故膾
炙後世而內景獨宋思陵有榻本餘遂寥寥者
得非真人在已莫問鄰一語爲叅同悟真庶胤
取妬耶曇陽師特拈出之而逸之復能做右軍
蹟勒之石以布未未毋論作飛天仙人觀海內
喫井水人皆知有二景其爲玄真指南功德豈
唐捐哉因敬識於尾辛巳初夏王世貞題

彭冲溪

周子曩曾寫道德經矣頃又寫黃庭二篇周子
其有離塵入道之意乎經中所論府藏關竅悉
求諸內非若秦漢方士長生藥草從外覓也此
帖步驟晉魏勢迺而婉搆整而密使遇山陰道
士當籠鷲贈矣萬曆辛巳端陽冲溪彭輅識

周幼海

黃庭自右軍後千百年所訖無一人重書者畏
邯鄲學步之誚也吾宗逸之所書黃庭非但形

肖骨肖直爲神肖遂爲千古快事所謂孟子之
後又有魯連者也又聞逸之學書務精詣古人
突與其鄉項墨林氏多藏法書遂得盡其披覽
亦用心專也語云有爲者亦若是於右軍乎何
有

張凌虛

予素愛右軍黃庭經悉力臨摹二十年於茲未
能窺見一班周君梅墟頓能銳意書石爲不朽
計真快事也且參考道藏析爲上下師其筆陣

補其全文其於繕性煉形者大有裨益匪獨以
藝有鳴而已

文雁峰

嘉禾周君逸之余嘗聞其善騎射而不知其好
文今觀手書黃庭內外景筆畫端楷深得晉人
風度豈亦有得於公孫大娘舞劍之秘耶不然
黃庭一經右軍嘗自以爲若有神助再書恐不
能似後之學者顧乃敢於抗行哉昔人謂真書
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毫釐不察則胡越

殊風其善評書者也周君其得矣覽諸跋語嘉其字畫之工與其篤好之志彼有取爾也余復何言

王百穀

鶖經爲千載楷法之冢臨池之士不習鶖經如野狐學禪竟成惡道此卷周君梅墟所臨結體綿茂而波畫適美蓋有當代書家所不能措筆者而直造其寧周君逼人哉但予非黃冠者流尚能持觥觥者乞之也周君毋吝時萬曆辛巳

四月朔日太原王穉登書于石湖舟中

張壺梁

嘗謂達人獨往之事志非易立理難輕樹嘉禾
周梅墟携黃庭經出眎乃出手書以金簡玉字
之寶而又玉潤行間金生字裏非城意囂秋寄
心寥廓而能然耶展玩不覺紙勞字故何減餐
玄霜與絳雪也方外士長洲張獻翼識

項墨林

右軍所書黃庭昔人謂之換鶩經予嘗稽之前

人云右軍人品既高其所持亦固雖當君命題榜尚不屈已以狗豈因嗜好而輕以已書易鶩耶必無事也或又云右軍別自有換鶩經實非黃庭也三說聚訟未審孰是據理揆之黃庭經非爲換鶩而寫可知已若經中玄旨子殷彭比部論之已悉予復何言諦觀逸之所臨鸞章鳳姿刻畫鍾王而睥睨一代要非得心應手者不能然也萬曆九年五月夏至日項元汴識

黃葵陽

自昔有黃庭換白鶩之句則號黃庭爲鶩經未必孟浪或謂別有換鶩經又不知何據論者雲
番若以右軍高品不苟且徇所好然右軍之受
道士之贈亦何害於義哉觀周君筆力遒勁真
足以追躡往哲有盤螭翔鳳之態諸法家評之
審矣余安所置啄第書之姑翻千古疑案云萬
曆辛巳五月朔日葵陽黃洪憲識

張樵谿

右軍書黃庭經代久俗絕世亦罕覩若其全本

唯景審臨者最而智未補其闕鑒定家不具隻
眼所以摹臨愈多而去真彌遠矣周君梅墟好
學書兼得善本手臨此卷既不失矩度而又時
出驪黃色象之外可謂駸駸度前稱藝林獨武
矣

鄭翰卿

黃庭爲逸少臨池絕筆千摹萬搨久而益訛今
若村莊塑像粉黛疊加無復人理周逸之獸秉
匠心迥然千百載之下儼儼成匹所謂學字如

學仙道骨聖胎非由師說逸之其吞黍米萬粒者耶惜無羣鶩乞君一紙

新安黃雲谷唯中

別駕

世稱黃庭經書畢籠鶩而歸非贗語也夫好鶩之癖不過因物適情道士借以助興右軍藉以怡情遂爲千古美談豈銖銖然較羣鶩而後書哉若拘拘鶩之有無爲此經之辨是誣也逸之此帖逼似右軍歷代名筆俱當左袒使有山陰道士賞鑒攜鶩而過未爲不是

道德經跋

文文水

道德經予家舊藏有松雪寫本其書專法黃庭
筆墨精妙甚爲先君寶愛後歸之陳白陽道復
後不知所之矣近王鳳洲中丞亦予書一過以
老目昏花不能小楷而止今見逸之周君所書
意閑構密爽爽有神力諦視再三令我欲燃筆
矣且王中丞既得君書亦毋勞予之拘拘也

皇甫百泉

昔人謂三日不誦道德經便覺舌強使三日不書將無手強乎逸之字法素宗黃庭茲卷兼出松雪進於技矣幸勒石以廣其傳爲帖中一竒可也

王鳳洲

晉史右軍爲山陰曇礪村道士書道德經籠鵝以歸余嘗憶真誥所稱右軍逝後浮繫四五載始得解謂坦腹公品在支遁遠遊間生平無他業將繇府主索部民物寫經受傭直二條輕垢

罪耶第此經竟淪佚不獲與黃庭並傳世毋論
右軍即宣和秘藏真蹟以千計獨缺此經而周
逸之乃能以精書勒之樂石拓本示世人書之
能似右軍與否其能博鵞群與否精墨者已有
定品矣無俟予贅也因欣然捉筆題後辛巳初
夏王世貞識

彭冲溪

道德經非盡老君語乃黃帝廣成之指也譚攝
生少訓撫世多後人呼爲道家耳吾嘉周子喜

臨摹得趙子昂所寫刻本愛之倣趙意爲之書
周子全宗二王波及松雪蓋不爲子昂所以能
爲子昂也

周幼海

史載王逸少寫道德經換道士鶖而他書夏多云
黃庭今道德無傳而獨黃庭行世史殆誤也趙
文敏嘗書道經我文太史亦書之雖皆矩矱逸
少而結體則自出機局逸之所書宗王而駕文
趙評者蓋比而三矣求羊者其能舍諸

張凌虛

曩歲有客持趙承旨楷書道德五千言過吳門者欲往觀之不果殊用爲歎今覩梅壑所做不啻神契可稱雙璧矣

文雁峰

周逸之嘗摹黃庭甚善此又臨道德五千言真好古而不倦者歟余嘗見米海岳自題云二三次寫有一兩字好信手書亦一難事海岳書入晉人之室而猶謙言如此周君一造至道默悟

三昧以書名家固其所也余因喜題其後

王百穀

趙魏公書道德五千言鑒者謂直朱提半萬故
學書之家臨摹殆遍然往往取誚效顰貽譏學
步正由徒習形似罔知神理愈趨愈下職此之
因觀周君逸之此卷清婉間逸可謂得之驪黃
之外也

張壺梁

周柱下史乘青牛出關行且哭關令尹識紫氣

乞五千言以攄河上之秘固俗士所不能窺學
徒不敢輕慕者周逸之書此經石之以廣流傳
得非望紫氣御青牛而然耶不然何至今覽者
習習風生軒軒霞舉也卓矣仙才蕭然道氣宛
在行墨間矣若其書法之精則善書者雅已能
言之嵇生既凡材又不善書何可置喙其也

項墨林

予雖不敏然亦游戲翰墨之林畧其標準每以
不能追踪鍾張步武義獻為恨而逸之數與予

談則志侃侃欲凌子昂而上之乃其居常未嘗
不秉筆故所書率度越唐宋而直造魏晉也且
種種篆隸古文靡不造妙其上宗蔡程而下友
鍾王者耶此卷特其一絕耳染指寸齷已得其
鼎中味矣

黃葵陽

書三抄魚爲魯帝爲虜老君五千言最予所愛
誦苦爲訛贗所礙今周君篇校句訂足償予夙
志且趙文敏公舊有真墨今爲君所得故下筆

爽爽有神力且趙宗二王君亦宗二王源同流
合不覺神契海內善書之家其勿以朝暮夕倣
者視此帖也

張樵谿

古嘗記鳥跡蟲魚大小篆隸八分章草無俟論
秦漢以來楷而行行而草耳竊意楷書如清廟
明堂冠裳珮玉蹒蹒濟濟豈容以亂耶趙文敏
寫道德經廼深究六書故其筆法妙入神也周
君泛濫古墨鈎深致隱所書誠衆妙之門也奚

但得其梗槩哉

吳國倫

老氏五千言土苴人代芻狗百靈豈關前紫氣
炫煜直此段吐吞且弁趙承旨真跡若有百丈
赤霞上燭漢表余客歲曾於鄴中及見之魚蝕
其三而歲蝕其二神理幾萎及得逸之本燁燁
紫烟復生寢榻惜無望氣者自河上來言老君
不死矣周則何讓於子昂哉世固當有品隲之
者矣

石刻蘭亭圖跋

文文水

嘉禾周逸之橐中如水較成都長卿家但多鐫石數十片耳而結納不勸學書垂三十年來訪筆法於余余耄矣何以相質然聞古人成一藝必殫平生之心若疴瘵之承鯛不以天地萬物易一翼暨其熟也撥之耳逸之其博觀約取專詣以俟化乎逸之所繪蘭亭觴咏圖及諸體所書序記詩跋皆髣髴古人然而余所望者不厭

其吹索也

皇甫百泉

門人周逸之持蘭亭卷示余留余几頭淡旬披
玩撫賞不復能收偶出以誇客客曰山陰岩洞
竒秀王謝人倫標表信足清飈千古獨憾不少
須柴桑翁著此竹間耳余曰不然晉之初東雖
庶事草昧而人心左袒絕裾擊節之士况復不
少柰何坐視陸沉嘯咏自若未必非泉石膏肓
有以中之較柴桑翁當鼎淪鹿走猶悽然甲子

於義熙奚啻冰炭哉逸之曰夫先生爲謀國也
者僕與客方藿食而鶉結終索古人於丘壑耳
且柴桑翁自有東林香爐瀑布二三逸流雜坐
而談無生花兩珊珊遶塵尾豈讓曲水浮觴哉
余與客因大笑釋去益信逸之之能振古也

劉羅陽

逸之高情遠韻而尤耽於書藝每欽晉人風致
恨不能餐浥厭飲之於王右軍又所深企慕向
展側不忘者淹積既久其所尋繹覽觀訪探閱

歷雖散落泐遺墮澗壑深阻荒烟野草混瓦礫
令麤遇輟撫摹愛玩出其閎翳而滌濯之若蘭
亭圖者其人景之勝傾一時在右軍亦以爲興
會所及平生游賞未嘗若是快者李公麟想象
其事而圖之其共集諸賢觴詠歡適矜睨流連
於山川樹石姿相映發瀟灑爽清之氣嘯呼徒
倚誕傲徜徉自得而右軍渾染雄視遂無千古
逮潛溪學士復爲之圖記則寫生之妙一一散
見於行墨間而其人之容態情度野逸飄放若

可指呼而山鳴谷應恍忽間遇之而神出矣周君蓋叅訪積時目存心注而所見多出妄庸於記參差甚稍就其善者亦頗乖刺乃歷十年餘采綴搜緝摸寫點染風雲色澤默存於杳冥昏昧頃而精采飛動煥若神明矣夫其典刑蹊徑運置才巧適媚新麗橫逸不羈而纖細綿渺出入變幻無適不該昔人謂王維得其細史道碩得其真今周君之作其備之矣乎又粉本不足傳遠勒之石俾垂永久且周君親之剡中覽其

形勝而上與仲翔論設粵人士加之覃思含意
吮毫欲腐而後信手一揮可謂盡掩前踪超踰
萬類間以示予并乞題其後周君既已屈折隨
俗得其雍容甚都故予辭亦不復矯厲無謂降
格然

王寅

一壁置此障若有惠風吹我兩耳颼颼坐脩竹
間因爲犬咤逸少不死當浮我三觥此君恢恢
不成一語

石刻東土二十八祖跋

彭坤溪

西竺之教流於東土自達磨慧可而下其像凡
二十八老宿梅顛周子一一精染殫其所長篆
籀勾畫悉造無上常一諦眎迺知建大法幢升
壇演最上乘受人天崇奉者率皆磊磊魁梧偉
人亦異矣哉燈燈繼炤葉葉芊茸龍像騰騫野
干迸走昔何以熾茂今何以凋落豈道不易弘
將才難而無有乎爾諸方比丘睹像而矐然奮

其可

屠赤水

達磨初祖觀赤縣神州有大乘根器遠從西竺
踏蘆東渡南見梁武機緣不契遂之少林面壁
九年作佛榜樣西教東流實是茲始法法相傳
心心相印支分派演並證祖位各隨其見趣根
力而入道殊塗同域咸不畔如來玄奧珍秘密
藏奉佛者繪像以傳而長水周君逸之手摹入
石作時津梁蓋欲人因繪像見祖師斷不欲人

執繪像爲祖帥而賞其筆畫愛其工巧收藏傳
展求久若眎爲玩戲如斯之人淪墮艷都永不
見佛佛弟子屠隆合掌書

李九疑

梅墟老人得此卷加以妙染精刻曰東土出世
聖人盡在是矣意謂結得祖緣不知這一夥漢
最無面目若遭其毒手便須一吐盡淨何處尚
堪刻畫何處尚堪把玩雖然一時留取照我眼
目尤勝睡齁齁地李日華跋

劉鳳

諸祖演教真託衣鉢認取頭陀慧相同是如來
面目直恁燈燈相傳葉葉相演刹那頃涅槃會
上吐大光明二十八位種種妙相皆莊嚴無量
萬劫不壞故此常住大千世界濟度人天離諸
惡道逸之此生大作歡喜摹寫諸祖募工刻書
袈裟尊嚴夫狴犴學獅子無有是處逸之學佛
毋執像求佛佛卽化現優鉢曇中祥雲滿室不
俟茶毗便是諸祖舍利

石刻一十八尊阿羅跋

彭冲溪

余不學佛第聞有阿羅漢果者瞿曇氏稱曰世尊此十八公亦曰尊者豈續佛慧命於一呼吸頃將其人耶周君逸之興寄形外漆妙諸體能以翰墨作佛事者摹其像而石之類多形容魁坼意態閒寂而遊神玄雲絳霓之上及求其所解悟則渺不可詰夫像者心之爲也而非心也即羅漢之名亦贅矣何者法無住則無得無得

則無果也九霞山人彭輅誕言

屠赤水

鏡中之華若云非華亦即是華若云是華花在
何處水中之月若云非月亦即是月若云是月
月在何處阿羅漢像亦復如是執像是佛是像
非佛云胡紙墨而有妙明性謂像非佛云胡有
拜像而得見如來如來本性充滿世界亦不執
像亦不離像即像即心即心即佛是故衆生以
紙墨求佛在求佛本性以點畫精好求佛名爲

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一燈能照千年暗一
智能滅萬年愚

馮陽峰

以相相大士百千萬億不勝窮何止三十二以
覺覺大士原是無色無相又何三十二之有雖
然上士頓覺中士緣相以故或塑或繪假相待
覺耳宋李伯時氏繪妙千古尤喜作諸佛相茲
周君逸之氏殫精摹之不爽絲髮已而鑄之貞
珉流傳廣遠矣噫君直景慕伯時氏已耶寄相

於筆寄覺於相意蓋有待云長洲馬時範拜跋

皇甫沔

弟子四大本空迺大士法相種種盡閻浮悉從
無相滅從有相得有而非有一切瓔珞琉璃七
寶諸尊嚴盡入空界無有著處故無有面目粉
粧諸妙相無有面目粉粧諸妙相故無有錐鑿
鑿鑿諸因果此石上端嚴盡不壞體未作大千
供養逸之画菩薩諸本來悉從自家本來化現
佛相故得美滿纖悉鬼斧運刀無有障礙

石刻大士三十二相跋

皇甫百泉

世傳觀音有三十二相夫其法身遍滿隨現隨
幻即千手千眼不能盡奚啻三十二哉人以慈
觀求我則瞻以爲慈以威觀求我瞻以爲威我
無心而物自正則三十二之謂多矣雖然五官
互用何觀非耳萬籟皆色何音非觀此普門之
所以相也相可傳所以相不可傳周君逸之緣
墨妙而契禪說豈惟其相是傳固欲會所傳

贊

屠赤水

謂是觀世音耶謂是觀梵音耶所觀之理既圓
能觀之幾并泯謂是觀以目耶謂是觀以耳耶
耳融於目目融於耳耶何色非聽何音非觀耶
尋聲救苦十方三界何鱗螭獅吼之弗徹耶其
斯爲慈氏之大悲耶

偈

張壺梁

着相雖經千百億劫不見如來弟子屠隆合掌
跋

鄭琰

大阿羅漢五百而十八公稱尊肖其像或癯然
瘠或巨然魁眉或如蓋耳或如隊壘或靚繡而金
飾或縷縫而鶉毳有美如華有黎如漆其或在
童其或踰羣馴猛虎以示威引天龍而爲戲或
笑容可掬或怒目猙獰或獅子吼而錫杖停或
檀越歸而優鉢現栩栩然者夢入無何鄉嘖嘖

云者思度人間世豈西方聖人狀貌瑰偉亦復
如是今觀逸之所勒繡鏤工巧可爲絕世使置
一紙座右殆猶皈依諸大乘諸大菩薩爲我摩
頂受記叅上乘法門濟度羣品弟子三生何有
因果迺蒙諸佛救護五體投地無有言說周君
且作艷慕業弟子且作有情癡癡業結成何由
解脫佛身不滅佛性不壞庶幾大悲接引諸大
菩薩一切救苦離諸惡趣迴向居士鄭琰和南
跋

石刻五禽戲跋

姚禹門

鶴笠軒然而仰者梅顛道人也好道當思
千載寂寞事有峴首沉碑之想故其所刻禪流
羽士不一而足而意猶未已殆將窮北山之石
山人已應泣余未嘗不賞其豪也

馮具區

佛者超生老氏鍊生儒者安生余安而未超聞
欲鍊之則從者仙海士乞庚桑羨門之術顧其

法繁夥非得移家白雲盡棄人間事弗克竟也
逸之爲出此卷不奇而驗余將一一試之闔戶
便作桃源海嶠氣翩翩吞霞矣案頭蓄蓄維摩圓
覺諸經乃知余生在超與鍊之間若鐫工筆畫
之巧拙不待余論也

文文水

夫善攝生者導其血脉強其筋骨使榮衛貫通
脉絡和暢自能合天地運行之晷度陰陽闔闢
之機宜而外患不干精神完固長生久視之術

所由至故人之行不行而脩短之數不齊耳梅
顛周道人取熊伸鳥經之術勒之於石禪人起
葆真之想以躋仁壽之域其衛世惠人溥矣夫
道人學仙術已久若此刻則所謂遵前哲之軌
躡順生人之便安清修之士執是以爲指南即
鍾呂復生無以神其業此固上清之階級陸海
之梯航信可寶也因識之刻末使世之聞梅仙
而慕者即此梅顛云

嚴紹峰

鍊形者以吾身之氣吸天地之氣如磁石之取鐵使內外渾合以爲丹母世傳八段錦者謂可以却病驅疾而已不知正仙者疏滄五臟以爲採藥之本不可輕視也梅顛道人以妙楷精繪勒之堅珉其篤於仙者歟余未見其止

張陵虛

此圖圖動功狀隨時屈伸俯仰各有意態按而行之亦種種有徵驗第視靜功不無內外精粗之別耳然靜功默運於中靜中未嘗無動動功

默運在外而內心實主之所謂志一動氣是也
若粗視動功祇求諸外則雖屈伸俯仰禽息猿
引亦復何益在四時元氣流行腔子中者當自
得之毋謂靜功不可圖也逸之精於禪理似有
於靜者乃繪此圖于書作用勒之貞珉其默契
夫動靜相生之意而思以廣同好者夫長洲張
鳳翼識

彭坤溪

順七十二候二十四節行摩按吐納之術周道

人梅顛得之方士葆攝家鑄之石附已像記曰
神者形之宰形者神之具運其形正以疑其神
彼海上燕齊迂怪之士覓不死草希與安期羨
門遇者大謬誤周始精字畫既而耽詩詠頃乃
蛇其支離之習而着已近實復命歸根之好善
哉吾未見其止坤溪外史彭輅識

張壺梁

赤松導引嵇公養生體常搖動神清意平外珎
五耀內守九精過此以往兩失其情

贊

茅鹿門

剪荷爲衣茹草爲食孤鶴閒雲
瓢雙各履蔚然
文苑癯然山澤風骨脩脩梅顛標格

文文水

樂哉梅顛岸幘翩翩閒雲在館興寄詩篇游於
物外契彼寥天有酒舒黃有梅呈白寂而隱几
脩焉自適動而臨池神休以逸式穀之子徜徉
泉石

皇甫百泉

虛其心實其腹昭鑒藻晦巖谷精筆陣工翰牘
學稱優韞良玉娛情志藝梅竹明逸民系姬族

彭冲溪

有笠翩如有簞渙如弗睢弗盱誰弗與爾居立
壑爾宜烟霞爾期箕筥爾友梅花爾師日婆娑
以嬉摹而書猗臨池之餘人曰鍾兮王兮大有
其姿哦而詩猗聲律之摛人曰皮兮陸兮與之
並驅此梅顛所以若盈若虛若羣若疇者歟

陳眉如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
于玉宸先生之傍以遊于金粟如來之鄉

項墨林

心懸皓月與世寥寥足躡芒屨手持蠶瓢十洲
五岳芝花藥苗儕惟猿鶴師古松喬似顛非癲
雲水道遙

王沂陽

塵埃之外湖海之間條然其趣晬然其類養者

木地身現一
老之三三二
生耶外其生耶噓之吸之神隨形耶遺世諧世
懸解則天何以呼之稱曰梅顛

吳玄鐵

衣鶉兮貌古足跣兮髮鬖啣杯未日守雌氣雄
其成句也似陰何之調其舒毫也多鍾王之風
客有問其爲誰曰此梅里之顛翁

陳眉如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

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余疑其三生豈與梅花作
無姻夫婦耶徃徃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
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周梅顛所居環植
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
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爲兄弟之國逸人則
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緇衲
及茶魔酒士花開酌以壺觴花謝吊以詩句至
于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
或箕踞嘲譁其下不知壘盡燭空囊橐如掃其

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缺脚道人小
化身耳

遶觀可道人

梅墟謠

竹葉豐城劍松雲渤海濤兩般固竒曠奚若梅
花高雪霽天宇清美人夢欲勞芳姿倚明月恍
忽忘皮毛有我天地大無心同一尻死生旦暮
耳大道寧易遭直下歇心去梅墟遠市囂此回
好精進莫待暗香飄

壺天勝集卷

吳鳳山惟貞

太學

余髫年侍先太保公宦京邸而雅意丘壑庶幾
遊仙之賦於是海內玄修之士輻輳來焉有西
蜀林虛泉嵩善運虬召仙所至仙甚夥而寂專
且速者獨萬仙翁仙翁漢時人諱安國尤擅多
能揮毫瀟翰拈運詩賦疾若風雨無不妍妙一
日命鍵一密室置笙竽琴筑丹青粉墨綃縠之
類戒勿通人跡每清夜隱隱若聞天籟至期啓

之則作繪一卷橫可二丈餘縱僅尺許所繪皆
洞仙天神賢聖凡七十一真或偶或竒或飛或
步或歌或住或前或卻鸞鶴翔翔虬龍侍衛芝
鹿參差雲霞燦熒雜然沓然分布於茂林深谷
崇山巨海瀑泉卓壁之間纖毫輕素宛轉如珠
絲鷲頂旋繞而成皆古列真像也像各具態態
各中度眉髮蒼艾面目肥瘠肢體豐約千百轉
變而精神互嚮若相與以語而相挾以遊者其
中高壇峻壝一仙翁儼然冠帔櫛笏而拱神爐

調伏火者則我明張三丰翁也三丰事載野記
褒談其悉意者凌虛御風之傳樂有匹伍將虔
奉 帝命而來召歟是誠蓬山瀛海之瑋觀豈
人間世所得覩哉卷蓄嘉樹堂中偶爲周君逸
之出玩逸之嘆羨不已遂乞歸細摹併鐫之石
宛然盡肖不失矧範逸之固好奇此尤奇之奇
者余爲述其顛末

仇謙謙

默泉吳太宰翁夙好玄脩而長公小泉號稱善

述是卷乃其家藏也翁之長孫伯度高懷嗜學
出示賢毫間而逸之周君心向慕之因手摹入
石周高品也嗜書翰攻諸體適勁臻妙當世取
重而余季子雲鳳與之善謂余爲吳世好而假
餘齡庶幾方壺之侶因丐識此其卷繪顛末詳
二君子跋不委九十一翁謙謙仇俊鄉書

媿弘謨

八公常見夢招我遊閩風閩風非人境其夢耶
想耶真耶逸之刻此以 非夢非想非真余以

爲卽夢卽想卽真

茅鹿門

髯翁之年八十也客過草堂而傳觴以壽之者
並饒我以綺繒鶴鹿與飲酒無筭不然或矯之
以上大夫印綬與夫文章詩歌之什當是時予
適避客過西湖上久且歸而得秀州周逸之所
貽卷蓋屬他客繪老氏騎牛入關圖而贊之又
附之以手書黃庭內外二景經夫長生者六籍
所不道而老氏之守中致虛則與軒轅氏所問

道於廣成子者無相遠非特世所稱熊伸鳥經
與夫鉛汞刀圭之術而已也且其書法道媚宕
逸深得右軍及虞褚諸大家筆意超出國朝羣
輩予數手翫之或移日嘗聞唐太宗愛右軍書
其臨年也敕後世狗彘昭陵學士大夫或從而
嗤之嗟乎獨不聞古人於親親著簪不忍遺蓋
曰以其手澤猶存也予竊愛茲卷不知其後之
子若孫其能什襲而藏之於歲時蒸嘗柳亦間
出而陳之若兂之弋和之弓以示無忘否時萬

曆辛卯八月十五
髯翁茅坤識